破解时间的“迷宫”^{*}

——对《百年孤独》叙述时间的解读

刘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百年孤独》错综复杂的叙述时间仿佛“迷宫”一般耐人寻味, 各种各样的“预述”和“追述”使作品的审美张力和阅读难度都大为增加。文章站在叙事学的宏观角度上, 用确定“主要时间跨度”的研究方法, 摆脱了纷繁的“错时”现象的干扰, 理清了作品的主要结构和脉络。

[关键词] 叙述时间; 错时; 追述; 预述; 主要时间跨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3)03-0084-04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 대표 作品, 全书处处充塞着神秘色彩, 除了离奇的情节外, 它迷宫般的叙述时间也历来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这种非同寻常的叙述时间在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的同时, 也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困难。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能在“享受迷宫”的乐趣中找到“迷宫”的突破口, 从而得到“穿越迷宫”的喜悦呢? 我们可以从对迷宫的流连中暂时超越出来, 站在叙事学的角度, 以宏观的目光重新审视全书的结构, 找到破解“迷宫”的通道。

一、叙述时间: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织

《百年孤独》中有一个叫梅尔加德斯的老人, 他曾写下了一本预言了整个布恩蒂亚家族今后百年命运的“羊皮书”, 奇怪的是: “老头儿并没有按照人们一般采用的时间顺序来排列事件, 而是把整整一个世纪里每一天的事情集中在一起, 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瞬之间。”^{[1] (P. 383)}《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也是如此, 他经常在书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与情感交织于一瞬间, 使日常的时间变得陌生、玄妙, 从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时间的迷宫一般: 忽而前行、忽而后退、忽而左冲右撞。比如《百年孤独》那耐人寻味的开头: “多年以后, 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 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 (P. 1)}大多数读者已经习惯于阅读以“从前……”开头的作品, 习惯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安排顺序, 而《百年孤独》却惊世骇俗地以“多年以后……”开篇, 这种与传统叙事截然不同的时间安排会让很多人猛然觉得不知所措。对于作者马尔克斯来说, 他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 但他叙述的逻辑起点却是某个时间不明确的“现在”; 在读者对故事发展情节浑然不知的时候, 作者却开口便是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多年以后”, 可这边话音未落, 那边却又转瞬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的下午”。时间在马尔克斯手里仿佛一个可以任意把玩的变形金刚。再如全书的结尾: “按照羊皮纸手稿的预言, 就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译完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 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 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 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 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 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1] (P. 384)}对于羊皮纸手稿的作者梅尔加德斯来说, 布恩蒂亚家族的百年命运是一个“已知”的事件, 对于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来说, 家族的命运完全是“现在时”, 而作者马尔克斯却又向我们预言了“未知”的将来: “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这样, 全书从“将来”“现在”“过去”结合的瞬间中开始, 又在“过去”“现在”“将来”结合的瞬间中结束。

纵观全书, 我们会发现, “多年以后(或者是一段期间以后)……将会想起……”几乎成了一个固定句式, 出现在书中的各个角落。比如: “若干年以后, 阿卡蒂奥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将会想起……”^{[1] (P. 68)}“据他自己寿终之前

* [收稿日期] 2003-03-20

[作者简介] 刘芳(1980-),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不久承认,那天早晨,他率领二十一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时,他是没有想到这些的。”^{[1] (P.98)}“几个月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阿卡蒂奥将会回忆起这些时刻……”^{[1] (P.107)}等等。这种句式的使用把“现在”的局面与“未来”的局面联系起来,并迅速转入对“当下”或是“过去”的叙述中去,打断了故事的“线性”发展顺序,使得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纠缠不清,因而作者的叙述便常常与故事产生分离、脱节和跳跃,时间被故意隐匿,材料被有意混淆。不断出现的“回顾”和“展望”,在叙事学中称为“错时”,“错时”又叫“时序倒错”,指的是叙述时序和故事时序的不一致现象。当故事的情节结构十分复杂时,叙述时序和故事时序的偏离也往往会加剧,因为复杂的素材往往需要更多的解释,需要回顾更多的历史;另外,在将不同的线索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时,由于难度增加,也会产生回溯过去和指向未来的需要。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回溯称为“追述”(曾经……),对以后事件的先行讲述或提及称为“预述”(多年以后……),这些都是“错时”的表现。“错时”手法的频繁运用是《百年孤独》的特色之一,也是交织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要手段。

“追述”和“预述”也可以细分为很多种情况。米克·巴尔在研究叙事顺序时提出了“外在追述”、“内在追述”和“混合追述”的概念。“外在追述”是指一种追述完全发生在主要时间跨度之外;“内在追述”是指追述发生在主要时间跨度之内;“混合追述”是指追述从主要时间跨度的内部开始,而在它之外结束。“同样的情况也应适应于预述,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要少得多。”^{[2] (P.67)}这样,至少从理论上来说,预述也应该存在三种形式,那就是“外在预述”(预述完全发生在主要时间跨度之外)、“内在预述”(预述发生在主要时间跨度之内)和“混合预述”(预述从主要时间跨度的内部开始,而在它之外结束)。而且,在《百年孤独》中“预述”的确大量地存在着,甚至不比“追述”逊色。不仅如此,《百年孤独》的“错时”除了单纯的“内在、外在、混合”的追述/预述外,还有更加“得寸进尺”的“复合式”的“错时”:百转千折的“追述中的预述”、“预述中的追述”,以及虽是单一向度,却是连跳三级的“预述中的预述”和“追述中的追述”。比如:“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 (P.1)}在展望将来中回顾过去;比如:“老头儿不禁怀念起马孔多书店后面暖融融的小房间,……就像他在马孔多时那样,曾缅怀家乡壁炉里滋滋冒烟的汤锅。”^{[1] (P.369)}在回顾中二度回顾等等,就属于更加复杂的复合式的“错时”现象。

二、研究方法:确定“主要时间跨度”

面对《百年孤独》中浩瀚的时间,众多的人物,以及纷繁跳跃的“错时”,我们往往很难一下子理清头绪。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指出:在对待蕴含大量错时状态的叙述时,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寻找并确定一个恰当的时间段作为主要时间跨度,因此可以轻松地说出最大的现象。^{[2] (P.67)}洪治纲在论述先锋文学时也指出:“时间可能会发生许多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会出现前后时序的错乱、同一事件的重复以及不同时间的相互混淆等,但是,无论文本内部的话语时间怎样纷繁莫测,都不会挣脱叙述者在介入人物意识时的那个根本的时间构架。”^{[3] (P.13)}海德格尔也十分强调用“人的存在的现在性”来决定时间的流向。

纵观全书,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选择了三个人物充当决定着时间流向的“代言人”,充当了“那个根本的时间构架”。这三个人物是:奥雷连诺上校、奥雷连诺第二、小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他们分别引领着全书的第1—9章、第10—17章和第18—20章,从这三部分的开头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1章的开头是:“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 (P.1)}而紧随其后的1—9章的主要叙述正是从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直到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第10章的开头是“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上,奥雷连诺第二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1] (P.171)}而10—17章主要叙述的也正是奥雷连诺第二从生第一个孩子到去世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故事。第18章的开头“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又度过了一些漫长的岁月。”^{[1] (P.325)}它清楚地交代了18—20章节故事的主要人物、主要时间以及主要地点。作者的叙述视角就这样从奥雷连诺上校转到奥雷连诺第二,再转到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干净利落得甚至没有一点过渡。无论事件怎样纷乱无序,时间怎样错乱无章,作者都依靠着这三个人物所体现的“现在时间”牢牢地控制着文本,切分出三个“主要时间跨度”,从而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布恩蒂亚家族的三个发展阶段。因而全书的整体框架就可以分成这样三部分:1—9章,10—17章,18—20章。

从第一部分(1—9章)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以及1—9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该部分的“主要时间跨度”是从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直到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对于这一部分来说,在“那个遥远的下午”之前的故事属于“外在追述”,比如整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叙述的就是马孔多镇建立前(更是“那个遥远的下午”之前)300年的历史。而像“皮拉·苔列娜……参加过建立马孔多村的长征。她十四岁时……二十二岁时……现在……”^{[1] (PP.26-27)}追述的事件开始于“那个遥远的下午”之前,结束于“主要时间段”之内,属于“混合追述”。开始和结束都在“主要时间段”中的追述属于“内

在追述”，比如上校在行刑前回忆起的“从前有一次……”^{[1] (P. 118)}等一些他曾经躲过多次谋杀的情况即属此类。“预述”的情况也不少。“上校逃脱枪毙后一年”霍·阿卡蒂奥死了，从此年轻的妻子雷贝卡便闭门不出，“她只有一次走上街头，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老妇……镇上的人都把她给忘了”^{[1] (PP. 124-126)}这是完全发生在“行刑”之后的“外在预述”。叙述者在按自然时间顺序逐步叙述上校时，时不时插上的一句“多年以后，他就是这副神态站在行刑队面前的”^{[1] (P. 47)}，“几年后，他站在行刑队面前时，穿的也是这双皮鞋”^{[1] (P. 76)}，“几年后，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想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雷麦黛丝”^{[1] (P. 84)}等等“预告”的截止时间是“行刑”时刻，就是“内在预述”。而“布恩蒂亚的后代是让长明灯永不熄灭的”^{[1] (P. 84)}，这一状态从“行刑”前开始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可以算是“混合预述”。

第二部分(10—17章)的开头(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上，奥雷连诺第二会想起六月间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如何到卧室里去看自己的头生子。)提示我们，该部分的“主要时间跨度”是从坐标点“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头生子”到“奥雷连诺第二临终”。由此，“几乎一百年前，霍·阿·布恩蒂亚的幻想曾在这大海之滨遭到破灭”^{[1] (P. 269)}完全发生在该时间跨度之前，是完全的“外在追述”。阿玛兰塔“想起自己在奥雷连诺上校去世时曾给他买了一双新皮鞋”^{[1] (P. 26)}，而上校去世发生在“奥雷连诺第二看见头生子”以后，所以这个回忆应该算作“内在追述”。在奥雷连诺第二临终前，有这样一句叙述：“从马克斯上校让他去看行刑的那个遥远的早晨起，他就在等待着这种死亡。”^{[1] (P. 275)}这个等待从他儿时开始直到临终，是“混合追述”。“这种狂风是未来十二级飓风的前奏；多年以后，那种飓风注定要把马孔多从地面上一扫而光”^{[1] (P. 300)}是对发生于该时间段之外的遥远的将来的暗示，是完全的“外在预述”。“再过几个月，奥雷连诺第二在临死的床上将回忆起的女儿，就跟他最后一次见到的阿玛兰塔·乌苏娜一样”^{[1] (P. 322)}预述的事情发生在主要时间跨度之内，是“内在预述”。“混合预述”的例子如：梅梅从“奥雷连诺第二临终”之前一直到他“临终”很久以后都“没再说一句话，至死都没再说什么”^{[1] (P. 268)}。

第三部分(18—20章)不像前两章那样有明确的“时间坐标点”，这一部分的提示语是：“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又度过了一些漫长的岁月”，这表明这一部分的“主要时间跨度”是从奥雷连诺第二去世直到整个马孔多镇灭亡。因为该部分一直描写到了最终的灭亡，所以不可能有“外在预述”和“混合预述”。这里的“外在追述”如：“从前，正是在这所房子里，乌苏娜曾用老年人的一套胡言乱语勾起他对世界的恐惧。”^{[1] (P. 339)}“内在追述”如：“当时他驾驶着运动用的双翼飞机在阿玛兰塔·乌苏娜就读的学校上空盘旋。”^{[1] (P. 349)}“混合追述”如：“他俩站在门口，目睹了早在霍·阿卡蒂奥出世之前就开始的一场戏剧的结局。”^{[1] (P. 344)}“内在预述”如：“这些蛀虫将把书籍和羊皮纸手稿连同它们那些绝对玄妙的内容一起变成废物。”^{[1] (P. 327)}

此外，《百年孤独》的“错时”还有更加“得寸进尺”的表现，那就是“追述中的预述”、“预述中的追述”，以及“预述中的预述”和“追述中的追述”。这些“复合式”的“错时”更增添了阅读的难度，却也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韵味。

和单纯的追述、预述一样，复合式的“追述/预述”也必须要以一定的“时间跨度”为基准，才能构成相对的“追”和“预”。上面确定的三个“主要时间跨度”依然可以作为这里的时间“标尺”。

第一部分(1—9章)“追述中的预述”比如：“乌苏娜记得后来还看见过孩子的这种紧张的神情”^{[1] (P. 14)}先“外在追述”了奥雷连诺上校刚出生时的“紧张的神情”，接着又反向跳跃到上校“看冰块”之后的一次“紧张的神情”。“预述中的追述”最经典的是开头的那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 (P. 1)}。“多年以后”是典型的“预述”的开头，可是作者却并不就此深入下去，刚把读者的视线扯到一个相对遥远的“未来”，却一转身又回溯到“那个遥远的下午”。“追述中的追述”：“据他(霍·阿·布恩蒂亚)的祖父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第一说……”^{[1] (P. 9)}此段关于霍·阿·布恩蒂亚的叙述本来就位于“外在追述”之中，却又在这追述中又“二度追述”到了他的祖父，一句话中包含了巨大的历史容量。“预述中的预述”：“多年以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奥雷连诺打算……，可是六天以后他才明白……”^{[1] (P. 23)}先是“多年以后”，却还不过瘾似的再继续“六天以后”，如此就构成了不多见的“二度预述”。

第二部分(10—17章)“追述中的预述”如：“奥雷连诺第二得到她的谅解，一直到死都跟她在一起。”^{[1] (P. 177)}“预述中的追述”如：“多年以后，尽管大家都认为这孩子已经是个昏庸的老头儿，但他还在说，当时……”^{[1] (P. 278)}“追述中的追述”如：“在把阿卡蒂奥送往神学院的前三年，他曾抚摩过他，不象祖母抚摩孙子，而象她十二岁时打算抚摩克利斯比那样。”^{[1] (P. 253)}“预述中的预述”如：“他一旦知道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学会了梵文，能够破译它们，他将放心地走到最终死亡的葬身地去。”^{[1] (P. 326)}

第三部分(18—20章)只有“追述中的追述”，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头儿不禁怀念起马孔多书店后面暖融融的小房间，……就像他在马孔多时那样，曾缅怀家乡壁炉里滋滋冒烟的汤锅。”^{[1] (P. 369)}先叙述老人离开马孔多后对在那里度过的时光的追忆，而在这追忆中却又包含了老人在马孔多时对自己家乡的追忆。

三、艺术效果：在“有序”中添加“无序”的插曲

小说的叙事当然需要有序化，否则就会杂乱无章；但也不能只有整齐划一的有序化，那样就会显得平直、呆板、沉闷、乏味。因此，如果既要保证故事本身的清晰，又要保证它跌宕起伏的气氛与效果，那么，在“有序”的主体叙述中适当地添加些“无序”的小插曲则是非常必要的。

“有序化”突出地表现在“主要时间跨度”中。在看似复杂的时间叙述的背后，作者依靠着三个强有力的“代言人”限定了控制整个文本的三个“主要时间跨度”，有效地将散乱无章、漫无头绪的时间空间和人物意识紧密地统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找出了《百年孤独》的三个“主要时间跨度”就等于找出了作品的基本脉络，在这三条基本脉络中，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得以依次逐渐展开。虽然作品中有大量的故事时序与叙述时序不一致（即“错时”）的情况，但是，只要抓住了“有序”的“主要时间跨度”，就可以把握叙述的基本方向，了解叙述的核心内容，而不至于被眼花缭乱的“错时”所干扰。

在《百年孤独》中俯拾皆是的“错时”手法则是“无序化”的重要表现。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故事的时间超过400年，而三个“主要时间跨度”的时间总长也超过了一个世纪。读者阅读这么一个长时段的故事而不感到单调乏味，则要归功于灵动的“错时”。“追述”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叙述容量，往往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网络住了漫长的头绪纷纭的过去，一旦当前的感觉与重新涌现的记忆结合起来，曾经失去的时间也就被找了回来。“追述”把历史和时间高度浓缩，用记忆延宕出时间和空间，营造出广阔的幻觉世界。记忆中的历史是经过叙事者主观排列的事实，不同于客观历史的事实，但恰恰是这种主观叙述时间蕴藏了作者浓重的伤感情调和对命运变化无常的深刻体验。“预述”则增强了叙述的张力。“预述”是围绕着故事在刚开始时所做的“承诺”与在结尾时对那一承诺的“履行”之间的张力而结构的。《百年孤独》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在它发生的时候就被命定了结局，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从结局（“多年以后”）开端的，然后从结局回到相应的开始，再循环展开回到结局。从提出“承诺”，到具体“履行”，到实现“承诺”，其间不断的张力构成了故事的气韵和命脉。“错时”重新组建了时空秩序，避免了长篇幅单调地叙述一件事情，避免了单一时序而造成的平铺直叙，而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感受，使作品有悬念、有曲折、有起伏，从而大大增加了审美张力。叙述时间的不断变换，叙述感觉的任意交叉，在一定程度上给解读带来了困难，但是读者在阅读时审美主体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悬念感、陌生感、新鲜感，读者一旦深入阅读作品，就会被其新颖的结构，奇妙的时序，以及因此带来的与传统叙事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所吸引，从而体会到一种参与创作的喜悦。

“有序”和“无序”的巧妙运用，使《百年孤独》在浩荡的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中穿梭得游刃有余。读者既可以感受到在“迷宫”中徜徉的别样情趣，更可以在经过一番努力后享受到穿越“迷宫”的别样喜悦。

[参考文献]

- [1] 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
- [2] (荷)米克·巴尔. 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3] 洪治纲. 时间: 自由的迷津[J]. 小说评论, 2002(1): 11-16.

Decode the “Maze” of Time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Time Order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Liu 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he narrative time order is so complicated that it appears as puzzling as a “maze”. Various kinds of “anticipation” and “retroversion” reinforce the aesthetic tension of the novel and cause mor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it. It can be decoded only from the macrocosmic perspective. Only when we have a clear idea about the “principal time span”, can we get rid of the interference of multifarious anachronism and grasp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novel.

Key words: narrative time; anachronism; retroversion; anticipation; principal time span

(责任编辑 南山)